

[日]隆庆一郎 / 著 姜涛 / 译



德川家康的替身

影武者

德川家康

上

影武者

德川家康的替身

上

[日]隆庆一郎 / 著 姜涛 /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武者：德川家康的替身 / (日) 隆庆一郎著；姜涛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108-4299-3

I. ①影… II. ①隆… ②姜…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2237号

KAGEMUSYA TOKUGAWAIEYASU by Keiichirou Ryu

©1989 Mana Hanyu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2878

影武者：德川家康的替身

作 者 (日) 隆庆一郎 著 姜涛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18.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299-3
定 价 32.80元

目次

第一章 关原决战	一
第二章 大津城	四三
第三章 败者	一三二
第四章 海上来的外国人	一六一
第五章 伏见城	一七七
第六章 江户	二二一
第七章 源氏的长者	二六七

前半夜，冰冷的雨猛烈地敲击着大地，之后雨势转小，现在则时断时续。
典型的无常秋雨。

漆黑一片。队列里，隔不远就有士兵高举着火把，但除了徒劳地冒出几缕青烟之外，这些火把只能让人更觉得黑夜无边。

庆长五年（1600年）阴历九月十五日，按现在的西历来说应该是十月二十五日的凌晨四点左右。这里是从岐阜的赤坂经过垂井，去关原的中山道（当时的东山道）。

昨天，九月十四日晚七时，聚集在大垣城里的石田三成、岛津惟新、小西行长、宇喜多秀等家族拥有三万六千人的部队突然出了城，开始向关原方向进军。十五日凌晨两点左右，这个消息传到德川家康位于大垣城西北约四公里的冈山大帐。之后，德川家康方面就开始了这次不顾一切的急行军。

“这简直就是雹子啊！”野野村四郎右卫门被冻得牙齿发抖，发出“嗒嗒”的声音，“真冷！”风雨无情地带走了他身上仅存的热气。而且看看这条糟糕的路吧，简直就像是水田，每时每刻都要提防马会滑倒。前面的马踏起的泥溅满了头盔和护面，四郎右卫门连哭的心都有了——“这下，我这传令官的形象可全毁了。”传令官在战斗中跟在总帅的附近，负责向各部队传达命令，都是些马术一流的年轻人。德川家传令官的标志是一面黑底绣着金色“五”字的长方形旗帜，宽六十公分、长约九十公分。在战场上疾驰而过时，旗子插在背上，迎风招展。这些传令官是全军的精英，是德川家年轻武士们憧憬的目标。四郎右卫

门刚刚踏上这个光荣的岗位。

忽地一下，马突然改变了前进方向，脱离队列，踏向了一旁的黑暗。四郎右卫门拽了拽缰绳，可是没用。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徒步的士兵紧紧地抓住了马嚼口，把马牵向了一边。

“干什么的！放开！”

强烈的风雨隔断了他的声音，眼看着和大队的距离越来越远，四郎右卫门急了，用枪尾去戳这个士兵。这人随手就抓住了枪杆，把四郎右卫门挑翻在地。四郎右卫门落马的瞬间，只来得及看到对方牙齿发出的白光，就被一把利刃割断了喉咙。

“枪？但为什么这么短啊……”这是不幸的年轻武士四郎右卫门脑中闪过的最后的念头。

这个士兵随后的动作有些出人意料——在雨中，他三下五除二甩掉了自己的衣服，只剩下一条兜裆布。尽管身材矮小，但全身上下都是铁块一样的强劲肌肉。接下来，他剥掉野野村四郎右卫门的衣服，迅速往自己身上套。披甲，顶盔，戴好护面，放开刚才一直用脚踩着的缰绳，提枪上马，最后还没忘记插上那面“五”字旗——野野村四郎右卫门复生了。

士兵踢了下马肚，策马奔回了原来的队列当中。在这样的战场上，就算是熟人也不会看出来的。因为此人的高矮胖瘦都和野野村四郎右卫门差不多，这也是他把野野村四郎右卫门选为目标的原因。

此人是一个武田的忍者，叫甲斐的六郎。天正十年（1582年），天目山战役武田家灭亡¹。他当时十五岁，算下来现在应该三十三岁了。他不是天才的忍者，从没有时间来学艺，也没什么经验，从天目山战役和家族走散之后，就一直过着独行浪人的生活。因此，对六郎来说，生存的本领可以说就是一切。虽然他能够躲藏在任何地方的忍技难登大雅之堂，但有一个人看中了他这种难登大雅的本领。这个人叫岛左近胜猛，是石田三成²的侍大将。

有人这样称颂过岛左近胜猛——“赴阵五十余度，战功显赫，未负一伤。”《常山纪谈》³中记载，石田三成拿出自己四万石俸禄中的一半，才好不容易把他

1 是武田胜赖与织田信长的战争。织田信长以三千人攻打武田胜赖最后的三百人并获胜，甲斐武田氏终告灭亡。

2 桃山时代的名将，丰臣秀吉的得力干将。

3 汤浅常山所编写，江戸川时代出版。

招到自己的麾下。

没人知道岛左近的籍贯和年龄。有一次，六郎曾问起他的年龄，“嗯？大概四十七岁。这个数不错，好，就是它吧。”他回答道。之后的若干年，岛左近还是一直自称四十七岁。

岛左近收留六郎的过程也很奇特。六郎是个天生的渔人，他既不用竿也不用网，从来都是潜下水去捉鱼。据六郎自称，鱼儿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游到他手里。那天，六郎腋下夹着两条鲤鱼，从水里探出头的时候，眼前有一个大块头的男人，正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这个人就是岛左近。岛左近一边咂巴着嘴吃着用大酱煮的鲤鱼，一边听六郎讲自己的经历，之后就对六郎说了一句话：

“跟我回家。”

之后四年，岛左近也没让六郎去干什么特别的事。这次开战的时候，六郎第一次被岛左近找了来。岛左近很沉重地对六郎说：“再给我抓条鲤鱼吧。”

六郎点了点头，他在心里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请告诉我这条鲤鱼的名字。”

“内大臣德川家康公。”

那位内府的德川家康肯定就在这雨中不远的地方。



不知何时，雨停了。

家康骑在马上，摘下头上的斗笠递给旁边并骑的一个男人。在斗笠下，他戴的是茶色绉绸的纶巾；铠甲是西洋铠改造的，隆胸形状，由前后两片连接而成；没戴头盔，为了挡泥，只戴着护面。家康身材矮小，上身高，腿短，可以说是个矮子，而且很胖，但是只要上了马，看上去也是威风凛凛的，这应该说是习惯了战争的战国武将的一种威严。

这一年，家康五十九岁。

家康心情不错。因为，这场大战，成功地按照他的设想由一场攻城战变成了野战。暂不理睬大垣城，让石田一方的西军认为自己会先攻打佐和山城，接下来攻打大阪城，是家康的妙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让人在垂井、关原方面的很多地方纵火。如果靠实力强行攻城的话，需要守军十倍以上的兵力，而且就算不考虑这一点，家康也没有时间了。万一现在还待在大阪城里的毛利

辉元¹挟八岁的秀赖²带着四万两千的兵将打过来,那时可就是家康,不,应该说是德川家的末日了。如果秀赖到了,现在作为德川一方东军的先锋,曾经受过秀吉眷顾的诸将肯定不会拼力死战,因为他们原本认为,进行这场大战的目的是讨伐想利用秀赖觊觎天下的奸臣石田三成,他们绝对不会和秀赖兵戈相见,所以家康一定要阻止秀赖出现在战场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关原尽早决一雌雄。还有一个原因,在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死后,打野战——也就是今天常说的遭遇战,没有人是家康的对手。即使是雄霸天下的秀吉,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也被家康打得一败涂地。所以,家康对打野战有足够的自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高处的黑暗中,隔不远就能看到一些篝火,那里都是西军从大垣城出击之前就构筑好的阵地。在南宫山有毛利秀元和吉川广家的三万人,在松尾山有小早川秀秋的一万五千人,在藤古川台有大谷吉继的一万五千人,这些部队占据一些制高点的小山,摆出了一个“鹤翼之阵”。这种阵法就像鹤展开翅膀来包住敌人,是一种真正的不败之阵。

但是……

“如果翅膀断了,那这个阵就没任何作用了。”家康在心里暗笑道。

“喂,你说是不是啊,二郎三郎。”家康向和自己并骑的人问道。

“啊?”那个人把马靠近了一些。让人吃惊的是,这个人的体形和家康完全一样,也穿戴着和家康完全一样的西洋铁的铠甲、纶巾,甚至连护面都完全一样。不用说,这个人就是家康的影武者(替身)。

生活在残酷的战国时代的武将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影武者,并在现实中使用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像这个人一样酷似自己主君的影武者的确不多,而且,身为影武者,他为主人尽忠的时间很长,从天正十八年(1590年)秀吉攻击小田原之前就开始了,算起来已经超过了十年。此人名叫世良田二郎三郎元信。年龄比家康略小,以前是个流浪武士,是被人推荐给家康的,推荐者是本多平八郎忠胜。

本多平八郎忠胜在三河系中出自一个资历最老的名门,是德川部队中第一流的猛将。他和另外三位战功卓著的武将被称为“德川四大天王”。而他本人,在四大天王当中排名第一,担任御旗本先手侍大将,后来被赐俸十万石。

1 是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的大名,丰臣执政时期的五大老之一。

2 丰臣秀赖,丰臣秀吉之子。

二郎三郎因为是由忠胜推荐的，所以深得家康的信任。在权力场上倾轧一生的家康，什么人都不肯相信，据说在生病时连自己亲生儿子送的药都不肯喝，但二郎三郎因为任务需要，不论何时何地，总是和家康如影随形，是家康心腹中的心腹。可以说，家康只有这么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二郎三郎伸过头来问道：“您说什么？”

“你看那边。”家康用鞭子指着远处的篝火说。

“在南宫山是毛利，松尾山是小早川，藤古川台是大谷吉继。”二郎三郎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些名字。这个替身不但和他的主人有完全一样的知识，还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推断：“石田在北国街道，他的侧翼依次是岛津、小西行长，宇喜多殿下在天满山布阵，这是一个‘鹤翼之阵’。这场仗，殿下您输了。”

家康哈哈一笑。据说，明治十八年（1885年），被陆军大学请来当教官的德意志的克雷门斯·麦克尔少校在图上看了关原之战的布阵情况之后，曾立即判断“西军胜”。这是一个真正的必胜之阵。

“没了？”家康半开玩笑似的问道。

“左翼如果断一只翅膀，鹤就不会飞了。”二郎三郎学着家康的样子，用鞭子指着南宫山和松尾山说道。因为他知道，南宫山的吉川广家和松尾山的小早川秀秋已经被家康策反了。

“说得不错。但是，这只翅膀到底会不会真的折断……”家康用马鞭的手柄轻轻地敲着嘴唇，“策反是没有绝对把握的，不到最后关头，谁也不知道这两家会站在哪一方，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雨，又开始下了。

二郎三郎把斗笠递给家康，自己也戴上了。

“这雨实在烦人。”家康嫌系绳子麻烦，只把斗笠虚戴在纶巾之上。

“殿下，小心……”二郎三郎原本要说“斗笠会掉”，但被家康无所谓地挥手拦住了。

“上了年纪，怕麻烦了。”接下来，家康又说了一句话，大出二郎三郎的意料，“要是那小子现在能在这儿，情况能好些吧。”

二郎三郎以为这句话说的是家康的继承人——三儿子秀忠。秀忠原本应该率领三万八千人的部队通过中山道，在岐阜和家康的大部队会合，但至今也没有到达。他在信州的上田城被真田昌幸以老辣的战法玩弄于股掌之间，浪费了很多时间，结果既未能攻陷上田城，也没能赶上关原决战，可以说是狼狈不堪。

家康应该非常牵挂此事。

可是并不是二郎三郎想的那样，家康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说的不是他，是信康。”二郎三郎心里一颤，他是第一次听家康说关于这件事的心里话。

二十一年前的天正七年（1579年），因为受到织田信长的怀疑，家康无奈之下不得不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长子信康。在这之前，大家都说家康为了自身的安危，不惜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一个冷血的权力动物。

“当初不惜那样牺牲他，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得到天下。你看着吧，天下已经在我的眼前了，一伸手就能碰到……”家康的声音里似乎带着些哭腔。

二郎三郎想起为了能有这么一天，家康所忍受的万般痛苦。在今川家做人质的那段时期，家康这种大门阀的子弟也不得不边如普通百姓般劳作，一边忍耐着等待机会。家康在壮年期，作为信长的一个弱小的追随者，受尽千辛万苦，辗转奔波于诸国之间，每天经历的都是艰苦的战斗。在这期间，他培养起了自己作为武将的实力和声誉，也巩固了三河派系的团结。但代价是，在这期间，他也不得不亲手杀死自己的原配夫人筑山殿和长子信康。丰臣政权时期，在弄权天才秀吉的手下，家康被人任意戏耍，只被当作一名小小的忠实的内府官员。

而现在家康五十九岁，天下就在眼前，似乎唾手可得。今天的太阳已经升起，在它落下去之前，天下就应该会被家康攥到手里。漫长的坚忍，终于就要得到回报，家康肯定从心底里想和死去的信康一起来迎接这个光辉的时刻。

但是——老天到底会不会成全家康呢？



同一时刻，石田方的西军大致完成了布阵。令人惊奇的是，情况和世良田二郎三郎的推测完全一致。石田结阵于世尾山下，刚刚构筑好野战工事——深埋尖竹，由东至西形成两排栅栏，并围以深壕。栅栏的后方配备了火枪手和弓箭手，还有大炮，而且有五门之多。当然，这种炮和后世的炮虽然类似，但也有很多的不同，既没有炮座也没有轮子，需要由人抬着发射。炮身的重量为十五到二十公斤，能够一次发射三百颗弹丸。顺便说一下，一般的火銃¹一次最多能够发射十颗弹丸，通常是六颗，最少则为一颗（每颗二十二点五克）。有效射程为二百米，人体命中射程为一百米。岛左近率领一百人的部下列队于双重栅栏

1 火銃：日本战国时代用火药发射弹丸的一种火器。

之前，石田家的另外一位大将蒲生乡舍率部位于两重栅栏之间。

《常山纪谈》中记载了岛左近这天的装扮。和石田的部队进行了正面战斗的黑田长政，在多年后和自己的家臣们一起追忆关原之战，说起勇猛无敌的岛左近时，没有一人能够准确地说出他当时穿的是什么盔甲，于是找来一名石田原来的部下求证。那石田旧部称“左近，身披战甲，朱色天冲，外罩浅黄木棉羽织”，黑田长政等人都记错了。那时大家虽然都离岛左近不远，但都被他的凶悍惊得肝胆俱裂，魂飞魄散。没人记得当时的细节，众人羞愧难当，这些都被记在了《常山纪谈》中。

岛左近这时正一面举着一个大葫芦仰头喝水，一面和手下说话。

“关原这地方说来也巧。很久以前，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的决战就是在这儿展开的。这里真不愧是划分东西的要冲。”¹他说的是七世纪末的壬申之乱。大海人皇子就是后来的天武天皇。而且，那次大战的第二年，这里就设置了永久性的关隘，仿佛是专为今天丰臣家和德川家的大战准备了一个合适的舞台。

岛左近可不是一介简单的武夫，就其汉学素养和对日本诗歌的爱好而言，他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学者。当然，他对日本的历史也很有研究。虽然为了缓解部下的紧张情绪，他故作轻松地展示了一下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造诣，可他的心里却装满了对六郎的牵挂——六郎这时应该正藏在这一片黑暗中的某一处吧。家康的身边布满了以忠心耿耿而闻名的三河武士，他们互相之间都很熟悉，六郎在他们中间就会像白色羊群中的一只黑羊那么显眼。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必须刺杀家康。

“拜托了，六郎。”岛左近在心里默念道。

岛左近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原本不喜欢暗杀这种阴险的手段。如果有可能，他更情愿在光天化日之下，明刀真枪地决出胜负。但岛左近同时也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如果丧失了清醒地对比敌我双方实力的能力，那还怎么可能在战斗中取胜呢？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岛左近，判断这场战争的输方是三成。

石田三成被称作高尚的武将，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高尚”和“武将”这两个词不应该被联系在一起，把“武将”换作“政治家”来看一下：“高尚的政治家”——很可笑吧？！即使是现代人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同样，“高

1 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和天皇的胞弟大海人皇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发生内乱，大海人皇子以东国为基地，在内乱中取得胜利。

尚的武将”在那时也应该是个很可笑的说法。

三成之所以能够带着这种矛盾的形象活到今天，一是受到丰臣秀吉的庇护，一是得益于岛左近和蒲生乡舍这两位部下，这两个人都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蒲生乡舍也是一位俸禄一万五千石的侍大将。在三成把举兵的决定告诉两人的那天，他们在岛左近家彻夜把酒，并不是商量什么事情，事实上两人几乎没怎么说话。这实际上差不多是一次告别宴，两人都知道这一天是迟早会来的，同时，他们也清楚这一天就是石田家败亡之日。

三成擅长统计，他相信战争也是一种统计。只要把敌我双方将领的俸禄计算出来，就能简单地掌握双方的兵力对比。大约每十万石的俸禄就相当于两千人的兵力。根据这种计算，西军的兵力约十万，东军约八万。理所当然，西军胜。

但是，左近和乡舍都很悲观。他们都清楚，家康拉拢人的能力是很惊人的，所以，三成的计算只是桌面上的计算。三成是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没有计算会有多少人背叛他。家康为了这次战役，写给石田家族以外的西军武将的信，光是历史上至今能够证实的就有一百五十五封，收信人共计八十二名。

后世史料称，在关原之战中，双方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东军是八万人，而西军仅仅有三万五千人。西军有六万五千人的兵力在作壁上观，这就是高尚的三成和现实主义者的家康在计算上的差距。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左近突然说道：“如果说能赢的话……”

乡舍立刻接道：“除非家康公死了。”

德川方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家康作为统帅的卓越性。在家康的光环中，他的手下们的影响力很弱，几近于无。如果没有家康，德川大军就不复存在，而且外姓诸侯们也不会再和德川家站在一起。

砰！酒杯在左近的掌中碎成了粉末。乡舍轻轻地点了点头。



东方的天空略微有些放亮。早晨六点，雨总算停了，但又飘起了浓浓的雾。

家康的医生板坂卜斋参加了这场战役。他曾这样记述道：“十五日，小雨。山里雾很大，能见度不足五十间（大约是九十米）。一般起雾时应该隐约能看出一百到一百五十间。但当时雾气很重，想数数敌军的旗子都做不到。”

家康就是这时在桃配山开始布阵的。桃配山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有一个关于它的传说：壬申之乱时，大海人皇子从野上行宫出发到此地布阵。为了激励

士兵，他发给大家一些桃子，桃配山因此得名。

桃配山标高三百八十米，距世尾山约四公里，背靠高耸的南宫山。在南宫山上，西军的毛利秀元和吉川广家正严阵以待。如果从背后受到攻击，家康估计片刻也难以支撑。但是，在毛利军前方的吉川广家和家康之间有密约，大致的内容是，只要在此战中不动一兵一卒，家康就会保证毛利和吉川家今后的地位。毛利秀元本人并不知情，也就理所当然地准备出战。但只要位于他前方的吉川广家按兵不动，毛利也动弹不得。可以这样讲，吉川广家就是约束滚滚洪流的大堤，如果这座大堤塌了，家康的性命也就随之不复存在。家康深知此中的利害，但他依然把自己的阵地放在了桃配山。这是家康演的一场大戏，也是一场豪赌。“我相信你。我的命就交给你了。”家康在心里对吉川广家说道。在桃配山顶，家康命人撑起上书“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大旆¹，悠悠然在矮几旁坐定，完全是一副歌舞伎（表演）大家的风范。

这时的家康浑然不知死神即将降临。

家康的死神——甲斐的六郎已经迫近到距他不到一百米处。可是，家康的周围布满了侍卫，这些侍卫单膝跪地围成一道人墙。只要纵马踏去应该可以冲破。一瞬间，六郎甚至已经决定这样去做了，但犹豫了一下之后，六郎又有些踌躇不前。考虑到三河武士愚忠的特性——如果主人命令他们向东，那不管是三天还是十天，他们都会一直向站着，这种愚忠让人想起来就不禁有些心惊。这些侍卫毫无疑问会挡在马前宁死不退，六郎虽然没打算活着回去，但如果杀不了家康，牺牲就毫无意义。

等！只能等家康动起来。除了家康上马，随从们也正准备上马的那一瞬间，不会再有别的机会了。六郎开始等待，凝神静气地等待。

雾气更大了。

东军也在早晨七时左右大体上完成了布阵：第一队由福岛正则率领一万二千人，在天满山和宇喜多部对阵；第二队由细川忠兴率领一万人沿北国街道列阵，黑田长政率六千人和石田部对阵；第三队由井伊直政和本多忠胜带八千人，在十九女池及茨原一带布阵；护卫家康的三万名中军面对着松尾山。除这些部队以外，还有寺泽广高带领的预备队，总兵力号称八万。此外，还有负责牵制南宫山方面的敌军，池田辉政率领的一万四千人，以及监视大垣城的崛尾忠的一万二千人，这些是东军的全部阵容。

1 旆：泛指旌旗。

按计划，战斗应该由第一队的福岛正则打响。这位曾经的秀吉最钟爱的猛将宣称，如果让别人打头阵，那自己不如直接领兵回老家算了，并半强迫地向家康抢来了这个任务。但是，三河系的德川旧臣们坚决主张这个任务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因为如果将来被人说，这场战争是靠外姓诸侯才打赢的，那旧三河系众人将永远颜面扫地。井伊直政和本多忠胜强硬地向家康表明了态度。特别是井伊直政，这一天他奉命照顾家康的四子松平下野守忠吉，因为忠吉的妻子是直政的女儿。而且，忠吉是第一次上阵，直政希望自己的女婿能够抢到打头阵的功劳，也是人之常情。

井伊直政在武田家灭亡之后，将武田二十四将之一山县昌景的“赤备”武士悉数招致麾下。这些武士因为从头盔到铠甲，所有装备均使用红色之物而得名。在那之后，这些武士就变成了以勇猛著称的“井伊的赤备”。

五十余骑的“赤备”在雾中悄然出动，最前面的是忠吉和直政。他们借着大雾通过福岛部的侧翼，准备向前沿进发。福岛部的可儿才藏试图阻止，直政部强辩自己是去侦察，没有停止前进。很快，敌军就发现了这支穿着奇特红色装备的队伍，慌忙之下开始发射火铳，“赤备”武士们也迅速还击。这次战斗实际上成了此次战役的开始。

福岛正则大发雷霆，可事已至此，总不能现在再说领兵回家吧，只好带着满腔的怒火命令开始铳击，随后进行了疯狂的冲锋。

之后不久，从黑田长政的指挥部所在的丸山，发出了代表开始进攻的狼烟信号。几乎同时，在石田三成的世尾山和小西行长的天满山上也冒起了滚滚的狼烟，战事全线展开。

时间是庆长五年（1600年）九月十五日早八时。



起风了，雾开始飘散。

在这之前，家康开始变得有些焦躁不安。

完成布阵之后，时间大约又过了一小时。按理来说也该有些动静了，但关原的青色原野上仍是一片沉寂。

家康无意识地啃起了指甲——这是一位争夺天下的武将所不应有的恶习，这种恶习会大大地损坏自己的形象。

“又开始了。”世良田二郎三郎苦着脸看着自己的主君，这个毛病很让人厌

烦。二郎三郎是一位影武者，原本应该模仿这种毛病也开始啃指甲。他不就是为了和主君看上去一模一样，才披上一样的西洋铁铠甲，戴上一样的茶色绉绸纶巾的吗？但是，二郎三郎虽然和家康一起坐在矮几旁，仍然坚持没有啃指甲。这一刻，主人和替身之间终于出现了一点儿差别。二郎三郎和家康都没有想到，这种差别在后来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透过雾气，甲斐的六郎凝视着二人。从早一刻开始，六郎就被这个像是家康的双胞胎兄弟似的影武者搞得烦恼不已。担心接近了二人之后，还是不能把两人区别开来。六郎原本没有自信，但现在，他有把握了。

“是啃指甲的那个。”六郎听岛左近提起过家康的这个坏习惯。

“是那个看上去有些慌慌张张的。”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影武者看上去要比家康本人更沉着冷静，这是因为他押在这一战上的赌注要小一些。对家康本人来说，赌注是全德川家的兴衰和天下的霸权。对影武者来说，只不过是自己一身的生死而已。

銃声响了。

方向西北。

这是敌军对井伊“赤备”发的第一銃。井伊此时的对手，有人说是岛津部，有人说是宇喜多部，真相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是在关原青色原野的上空第一次响起的銃声，家康因为精神有些过度集中，所以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幻听，于是向侍卫们问道：“听到火銃的声音了吗？”

侍卫们也有些犹豫。这时，常年为家康牵马，外号叫“小偷”的老人很不耐烦地说道：“听见了还问？！快点上马！开始打仗了！”

“好！”大伙开始呐喊助威。

从侍卫、传令官这些家康身边的人开始，三河系三万人的呐喊声迅速地在天地间响起，法螺被“呜呜”地吹响。随后，黑田长政的阵地上也冒起了代表开战的狼烟。

“机会！”甲斐的六郎磕了一下马肚子，六郎对时间的计算是完美的。家康在“小偷”的帮助下上马的那一刻，二郎三郎紧随其后。侍卫们也各自准备上马，很多马踏着碎步，到处都是铠甲和武器的磕碰声。背上的黑底金“五”字旗随风招展，六郎略微加快了马速，驰向家康。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被上头叫来传令的。

天气也站在了六郎这一边。

有风，可风没能一下子把雾吹散。

六郎像是随着雾一起飘动似的，接近了家康。他的行动只有一个不自然的地方，但如果不是疑心很重的人，肯定不会注意到。六郎是用左手持的枪，如果不是左撇子，这个姿势是无法使枪的，而六郎是右撇子。

实际上，六郎准备用右手使用的武器，正绑在他的右腿处。全长三尺三寸多（一米），一眼看上去只是一根黑色的棍子，但是握住七寸（二十一公分）的手柄一拔，就会出现一段奇特的锋尖，锋尖长二尺五寸（七十五公分），呈黑色，是用磁铁钢打造而成的。这件武器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锋尖部不是刀形，而是一把很长的枪尖。也就是说，在一把略长的枪尖上，安了一个像刀把似的短柄。让野野村四郎右卫门在临死的一瞬间，发出“枪？——但为什么这么短啊”惊叹的，正是这件武器。

自古就有暗杀不可砍只可刺的说法。

贞享元年（1684年）八月，若年寄¹稻叶石见守正休杀当时的大老²堀田筑前守正俊于江户城中。这件事比另一件著名的浅野内匠头砍伤吉良上野介的事件要早十六年。事发前日，稻叶石见守曾向家臣里的剑术高手请教斩人的手法和应用的武器。家臣建议他用一尺二三寸长的短腰刀去刺杀，理由是，砍的效果是不确定的。石见守忠实地遵照他的建议，成功地刺杀了大老。后来，浅野内匠头准备砍杀吉良上野介，结果仅让对方在额头处负了些伤。有经验的武士们谈起浅野的这次失败时，都会说他所用“非法”。

而且六郎现在是在战场上，暗杀对象身着铠甲，砍杀是决不可取的。可以刺的部位也只有两处，颈部和左肋下。在这种情况下，用有弧度的刀是不正确的。所以，六郎才选择了这把带刀把的枪尖。

六郎潜在雾中，顺利地扑到了家康的左侧。

我们来节选一下，看看《德川实纪》³是怎样记录这件事的：

雾又像清晨时浓重了，激烈的铙声传到中军。中军的人们开始上马，此时的中军略显混乱。一个叫野野村四郎右卫门的人，骑马向家康公冲过来。家康公拔刀向他砍去，因为两人之间隔着门奈助左卫门宗胜，所以家

1 日本幕府时代的官职。

2 幕府的最高执政官。

3 德川幕府的正史。

康公的刀先斩断了助左卫门的旗筒，才砍在了四郎右卫门的身上。

这是记录的全文，而《德川实纪》的作者又在后面加了一小段感想：

这完全是(家康)一时的血气上涌。后来,(家康)又特意安慰了野野村。

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吗？在刚开战的时刻，一方的统帅砍杀了一名自己的部下，理由只是这名部下不小心骑马向自己跑了过来。自古以来，关于战场的记述很多，但类似的事却闻所未闻。有谁会在开战的瞬间，为一点儿小事就斩杀自己的部下呢。如果说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将军，还另当别论，可家康这时已经五十九岁，久经沙场。家康不像织田信长那样暴躁，甚至大家都说他性格温和。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家康)一时的血气上涌……”这只是一个无奈的谎言，不得不撒谎的理由可以在上面那段话当中找到。有关关原之战的记录、小说等都转述了这个小插曲。为什么呢？理由就是因为这个小插曲显得很奇怪，在像流水账似的战场记录中，这个部分显得很突兀。仔细读一读，会让人觉得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段记录很奇怪地孤立于全文之外。

《德川实纪》并不是一本忠于事实的史书。至少，关于此时的家康是这样的。这一点，《德川实纪》本身也曾这样提到——家康死后被追谥了“东照大权限”的神号，也就是说家康变成了神，被称作了神君。而记述神的事迹时，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避讳，不符合神的身份的记述需要极力避免。但从另一方面说，这又是德川幕府的正式记录，作为正式记录，要公正和真实。在对野野村四郎右卫门的记录中，公正的原则和避讳的考量发生了正面冲突。对这件事的记载，应该是这本书里最欠缺公正性的部分，所以史家才会留下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小插曲。作者应该是原本不愿意写的，但从正式记录的角度来考虑，又不得不写。如果省略了这件事，作为史书就失去了价值。对于这段插曲，如果我们换一种读法，就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史家的烦恼。也许，这才是作者留下这段奇怪文字的真正目的吧。

不管怎么说，事情还是发生了。甲斐的六郎骑马冲向家康，家康下意识地一拉缰绳，于是左肋完全暴露了出来。六郎用那杆装着刀柄的长枪尖，准确地刺穿了家康的心脏。